

際遇

根據疑犯柴田三郎（59）的證詞，事發於東京六本木一家 Wine Bar。凌晨一時，店門已關，獨剩柴田和事主東尼（27）相對而坐。柴田坐立不安，等候發落。東尼開口：「請問先生是如何選酒的？」柴田答：「這個……你們有 Elvio Cagno『Bricco Pernice』。這酒莊年份都沒大差異，不過2012……那 Nebbiolo 平衡好啊。還有那支 Alkoomi。不貴，但在東京很少有賣，令人想起櫻花。不過說到宴會場合，當然你們還有 Canon-la-Graffelière——那我沒喝。」他說。東尼立即起身，取來一支 Canon-la-Graffelière，給柴田斟一杯。柴田感到驚訝。他無法理解，一個老闆為何會給喝了霸王酒想溜卻被抓住的客人斟酒。但這驚訝很快就被不滿的情緒掩蓋，因為他注意到東尼倒酒姿勢笨拙，酒還濺出杯外。三流侍應扮專家開 Wine Bar，柴田想。他遂試探：「年紀輕輕便獨掌六本木高層 Wine Bar 呢。」「承蒙家父支持……但我也個

合格酒侍來的。」你是合格酒侍，我就是合格酒神。柴田想。東尼繼續說：「聽先生口氣是行家？」「我17歲開始入行，至今42年，一共開了13間鋪。」「佩服。在哪裏？」「第一間火災燒了，第二間被山口組砸了，第三間因地震損毀，第四間被競爭者誣捏有老鼠……」他一直數到第十三。「某夜衝進來一批銀行劫匪，與警察發生槍戰，酒一支支被子彈射穿，現在是第四次破產。」東尼認真道：「先生，其實晚輩有事想和你商量。早前我獲一家高級酒店品牌邀請在紐約開分店，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適人才……」「你，獲邀去紐約開店。」「只是際遇好。」東尼說。柴田點頭。「你們有最便宜的酒嗎？」「便宜的？」東尼揀來一支 house white。柴田舉起，往東尼頭上一砸。

片尾曲

克 洋  
fb.me/hakyeung2018  
逢周四、日見報



直

今天，拾字君想跟大家說說「直」。《說文解字》說「正曲爲直。」是說直的本意思是「將彎的東西矯正」，從字形上看「從十日乚，謂以十日視乚，乚者無所逃也。」意思是直字有三個部分「十」、「目」和「乚」，用很多眼睛去監視「彎」的部分，讓「彎」無處可逃。後來，「直」就被引伸為直爽、直率之意。雖然已經是上周日的事，但金像獎頒獎典禮上楚原導演致辭的「直」，還是深深地印在拾字君的腦海裏。拾字君想說的，不是那段「當你回首往事，不因碌碌無為而悔恨，不為虛度年華而羞恥，你便能很驕傲地說，你無負此生！」而是楚原對方逸華的回憶。楚原回憶起自己當年拍了一部破票房紀錄的電影之後，被老闆加了十倍人工，但此後拍了幾部不賣座的電影，想再拍《天龍八部》的時候，卻在開拍當日被方逸華撕了通告，卻止拍攝，方逸華更直指他根本不懂電影藝術。「任何人，無論你昨日多風光，昨天多失意，明天天一亮一樣要起

床重新做人，繼續生活下去，因為明天總比昨天好，這就是人生！」楚原導演在台上這樣說。在看直播的時候，拾字君看到這段，第一反應是驚訝：在金像獎這樣一個場合，居然說這樣的話，是否有些不妥？後來又想想，有什麼不妥？楚原或許痛恨方逸華，但痛恨當時被方逸華狠狠批又無可辯駁的自己。他「直」面了過去半個世紀積壓在心頭的痛苦。「管他世上千萬事，閒來輕笑兩三聲」，楚原這樣說。或許也只有他這樣經歷過大起大落的智者，才能在人生最輝煌的瞬間，直面最灰暗的時刻。

字裏人間

拾字君  
逢周日見報



巴爾扎克雕像

和巴黎衆多富麗堂皇的名人故居相比，巴爾扎克這位「大文豪」的故居實在是「小而簡樸」了。畢竟，貧困潦倒的巴爾扎克是爲了躲避債主才搬來此處。除了每日伏案近二十小時的書桌，時刻不離手的咖啡壺，佔滿兩面牆的「人間喜劇」人物譜，這裏關於作家的講述是由好幾座雕像開始的。巴爾扎克幾乎是我印象中最愛雕像的名人之一了。無論是羅浮宮內，羅丹美術館中，甚至巴黎的大街上和花園裏，總能看到巴爾扎克微胖的身材，略昂起的「門牛犬式」的頭部。從雕塑名家大衛德安格爾到法爾古埃和丹坦，從意大利友人 Alessandro Puttinati 到不知名的雕塑者 Lu Tong，爲大作家雕像的人不計其數。但最重要的莫過於羅丹的那座《巴爾扎克雕像》。巴爾扎克去世後，羅丹受到作家左拉的委託爲巴爾扎克立紀念像。羅丹對巴爾扎克崇敬已久，表示「我要做一番非同尋常的事業。」研究多年數易其稿，一八九七年羅丹才交出「穿睡衣的巴爾扎克」石膏像。沒有了作家像流行使用的扶手椅、羽毛筆或書籍，巴爾扎克全身被包裹在寫作時常穿的睡衣中，凸顯出碩大的頭顱，細節模糊，風格大膽「寫意」。可惜這座與衆不同的雕像遭到外界非議，被譏笑爲「怪胎」。 「我考慮的是他的熱情工作，他的艱難生活，他的不息的戰鬥，他的偉大的膽略和精神，我企圖表現所有這一切。」面對質疑，羅丹退回了一萬法郎酬金，卻對自己的革命性創作深信不疑，他說這是「我全部生命奮鬥的成果，我的美學理想的集中體現」。直到一九三九年，巴爾扎克像終被鑄成銅像立於巴黎街頭。歷經歲月洗禮，成爲和《人間喜劇》一般名留史冊的永恆經典。

花世

步瀟瀟  
henrydine7473@gmail.com  
逢周日見報



《骷髏城的七人》

、上川隆也等頗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，亦應邀出演過「新感線」的劇目。所謂「商業劇場」，顧名思義就是以商業爲導向來經營劇場，最常見的做法是啓用有相當知名度的演員來吸引觀眾走入劇院，將門票及周邊所帶來的收益再投入到下一個作品的製作中去，循環往復。所以日本的商業劇場最大的賣點就是「主角」，說到底，商業劇場本身就是爲了「主角」而存在的。如去年來港演出的蜷川幸雄版《馬克白》，馬克白夫人一角就是由日劇《阿信的故事》的女主角田中裕子擔綱出演。《骷髏城的七人》自從一九九〇年初演以來，能夠長演長有，除了魅力難擋的明星主角之外，亦和「新感線」劇團對舞台技術孜孜不倦的追求有關。這次《骷》公演之前，他

們花費巨資在東京豐洲建造了全新的劇院「IHI STAGE AROUND TOKYO」，可容納一千三百人的圓形觀眾席，能夠三百六十度旋轉，配上周圍一圈足有十米高的LED熒幕，更深層次地增進了舞台的逼真度及娛樂性，再次緊緊抓住了觀眾的好奇心和窺探慾。這份對技術、工事、理念的執著，很符合日本人所堅持的精益求精的「匠人精神」。 「新感線」的商業劇場，其表演形式雖然也是建構在「通俗性」上的，在音樂、服裝、明星演技、舞台調度、搞笑橋段等方面的精密組合與渲染下，竭盡全力抓住觀眾的眼球；但在將「通俗性」推向極致的過程中，也形塑出了只屬於「新感線」劇團的表演風格，令觀眾獲得只能在「新感線」的劇目中才能體會到的審美經驗。

尖沙咀的日與夜

裏有沒有對方。就算許久沒見，大家仍然甚有默契，心照不宣，國堅兄就是這樣的朋友。很奇怪，我和新會人很有緣分，只覺得他們質樸、率直，很講義氣。暢快地飲了數杯後，兄弟間有說不完的話題。國堅的家庭幸福，剛剛做了爺爺，我替他高興。臨離開前，叫侍應幫我們照相。堅哥和以前沒有太大分別，露出可愛的笑容，那不是二十多年前我在新會看見的堅哥嗎？

回到酒店，看了一陣電視。肚餓的呼籲下，走出酒店外宵夜。進去一間好像頗出名的雲吞麵店，叫了雲吞麵試試。果然是尖沙咀，廂座裏不時傳出爽朗的粗口聲，自己如進入電影世界中的「江湖」。宣傳永遠是令人失望的，所謂老牌名店，湯底不行，麵缺乏質感，雲吞一般，令人失望。走出麵檔外，聽到喧天的爭執聲，只見大班人圍着一間糖水店看，順着聲音望去，一對男女正在爭吵。男的已醉醺醺，不斷說：「是否玩嘢呀？」女的以粗口回應。不久，兩個警察到場。男的仍然對着警察說：「是否玩嘢？」只覺得他的台詞是否可以

孩子在Facebook工作，提及他老闆在美國國會受議員質詢，說議員的問題都很「懸居」，老闆在公司裏被員工質詢，很多問題要尖銳得多。

原來Facebook有慣例，公司管理層每周都要出席一次員工聚會，時間一個鐘頭，讓員工提出有關公司的任何問題，管理層當場作答。如有的員工不能出席，也可以通過電郵提出問題。未提問題的員工，可以對某一問題表示支持，獲得越多支持的，優先得到回答。

據說這個制度並非「臉書」發明，而是谷歌首創，臉書是從谷歌學來的。

這是個大膽創新的制度。首先，老闆能不能毫無避忌地回答任何問題？如很多問題都不能公開討論，會上吞吞吐吐，欲說還休，那豈不很難看？一個老是要掩飾躲閃的質詢會，不如不開更好。

其次，員工對公司的文化、管理、理想、社會責任等等提出質詢，有時難免是批評，老闆有沒有那樣的雅量，每周捱一次批鬥？

再次，老闆毫無保留把自己對公司的一切想法都向員工公開，對公司營運會不會有負面的影響？

最後，每周一個鐘頭全公司停產「吹水」，那造成多少經濟上的損失？

但是，一個可以讓員工質詢的公司，一定有活潑、負責任、主動、充滿創意的文化，在這樣的公司工作，會有滿足感、歸屬感，公司的「得着」，是無法計算的。

多元化一些呢？最後，一對男女主角走到隔離的土耳其餐廳繼續爭吵。我到了對面的小吃店買了一串炸大腸。男的真的發難，警察採取武力把他壓在地上。不久，一對男女便被帶走。一陣騷動後，黑夜回復安靜。咬着炸大腸，只覺得十分乾及無味，一點也不juicy。或許，江湖亦然，已經變得乾而無味。回酒店去……

酒看人生

羅富齊  
rothschild388@gmail.com  
逢周六、日見報



得閒飲茶

都是自己找位子。大家看哪張桌子差不多吃完，就站在旁邊「等」，實際是施加壓力，好不禮貌。

等位的「意外」頻生，包括別人搶了我的位子，或因我三心兩意東跑西跑丟了原有等待的位子等，而等到了位子，也不代表位子就屬於你的，因為有「搭枱」。你一家四口，等一張八人大桌，當然就要跟另一家人分享桌子。父母輩都願意搭枱，彷彿有得坐下來吃就好，而妹妹與我，就不喜歡。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想，「生活質素」這概念開始在這個城市形成。

安頓了位子，叫好了茶水，媽媽開始洗碗碟，妹妹與我就可以跑到樓下報紙攤，買兒童雜誌，順便幫父母買報紙。閱讀，也是飲茶的重點，因為有了位子，還要等，等「

門檻

我，可放下，下意識，我想跨越那跪墊，她示意，不可，她接過我的包，放在她跟前的柱下，再轉過身示意我：雙手合十，給菩薩頂禮一回。近五點半，例行的早課即將開始。燈火通明的大殿內，僧侶合掌而入，他們正襟危坐，坐於沿牆的廂櫈。那日的執事，雙手托起托盤裏起好的一爐香，伺立門外。那日，正值春日裏寺院一個「佛七」出關的日子，近一個小時的早課，我如一個初入世的孩子，跟着他們，這些耄耋老人、中年人、還有懵懂小孩，誦經、經行。課畢出殿，人們依次而出，我看見，一尺多高的大殿門檻，左行者，邁左腿，右行者，邁右腿。太小的孩子，依律，被大人高高抱起…… 修持律宗的弘一法師曾在此講經，於泉

推車仔」的點心。那時候，飲茶沒有落單點菜，哪一樣點心出籠，就有夥記推鐵皮車出來，叫賣「山竹牛肉」、「蝦餃燒賣」。我們就拿着點心卡走到車仔前，給夥記蓋章，又燙着手的將點心拿回自己座位。一邊吃，一邊等，等待下一輪點心出籠。我想，我喜歡飲茶，也不一定在於我特別喜歡跟家人一起，而是像廣東話的一句說話「得閒飲茶」，等位、等茶、等點心，得不了閒，飲不了茶。

甲蟲滾球

米 哈  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  
逢周一、三、五、日見報



州開元寺，法師講，禮佛要「至誠恭敬，緩緩而拜」。於這裏，泉州承天寺，法師講日常儀軌，「垂足坐時，雙腿平均列，不宜左右互相翹架，更不宜聳立或直伸」。這個晨曦，一個旅人，我只是想來看看，法師寫下「以戒爲師」的地方、所入籍和化身處的這座古老寺院，理學家朱熹當年寫下，「此地古稱佛國，滿街都是聖人」之處，我是否還能觸摸到先前尚存的，一息，別樣餘溫。

物像

熊 鶯  
941866812@qq.com  
逢周日見報



《媽寶兄弟》

症的弟弟。故事初期當然是兩兄弟從認識開始，發生各類生活煩瑣趣事而作引子。弟弟雖然已是成年人，但是日常生活均需要他人看顧。哥哥帶着弟弟去特殊訓練中心，途中弟弟忍耐不住，在商業大廈前的隱蔽處大便，累得哥哥被拉上警局和罰款。往後下來，弟弟繼續爲哥哥帶來不少麻煩。故事發展下去，就如以往不少韓國電影的情節，母親患重病逝世，哥哥因而要肩負照顧自閉弟弟的責任。除了以倫理親情賺取觀眾熱淚，該電影其實亦涉及兩個現代社會常見的議題，包括家庭暴力和如何照顧弱能人士。母親年輕時所受的家暴，實際對大兒子的心理埋下深遠影響，令大兒子多年來孤獨成長，不願與人交心，亦不想承擔家庭責

任。另一方面，母親在未重遇大兒子之前，一直擔心若然自己離世，自閉的小兒子將會乏人照顧，令到母親憂心忡忡。這個情況，其實在香港或其他同類城市亦見發生。雖然社會的福利設施和制度健全，但仍未曾發展出一套妥善措施來照顧弱能人士。《媽》電影裏的自閉弟弟，很幸福地遇到一位最終肯承擔責任的哥哥，但現實世界是否每位弱能人士都如幸運？

文藝中年

輕 羽  
cloud.tkp@yahoo.com  
逢周一、二、日見報



質詢老闆